

握。但神是有恩典、有憐憫的，祂聽了很多弟兄姊妹的禱告，果然在出報的緊張時段之前，就讓鹿彬平安回到新加坡。讓我們不但安安心心、快快樂樂的趕出報紙，還讓張大姊夢裏都會笑呢！

一語驚醒勞牧師

「角聲」的事工發展，一向以社區佈道為前提，向外發展的需要永遠是大的，因此「角聲」發展神速，1992、93年開始，顯利街的幾層辦公樓宇，已不敷使用。勞牧師很想再購置一辦公大樓，但因經費的考量而裹足不前。有一次我到張大姊的教會，參加他們的獻堂典禮，看見他們的禮拜堂十分寬敞，想到「角聲」的擠逼情形，於是羨慕地說：「若角聲也能買一個地方就好了！」

張大姊聽後坦率地說：「請勞牧師去買個地方吧，神是信實的，憑信心依靠神，神就一定會成就！」

當我們大伙兒又去看樓宇時，我把這事告訴勞牧師，並加重語氣說：「張大姊說，憑信心依靠神，神一定會成就的！」結果一言驚醒夢中人，勞牧師突然信心大增，從幾十萬都不敢下手的情形，到明知「角聲」口袋空蕩蕩，一下子便購下超值99萬美元，面積一萬多

呎的七層大廈，那就是現在的「角聲」總部：48 Allen St., New York. 可見張大姊的提醒，對「角聲」多麼重要！

金婚贈言情不變

敬畏耶和華的婦女是有福的，張大姊愛主耶穌，主耶穌也愛她，另一半張一正醫生，對她更是情深義重、恩愛

逾恆。記得約在1997年，張醫生與張大姊金婚紀念，他們教會為她舉行慶祝會，勞牧師、師母；我和外子道揚都被邀參加。看見他們不但蒙神賜福，子孫滿堂；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，都十分敬愛他們。

我在羨慕之餘，還用他們的名字：一正、惜冰，作了對聯相贈：

一生廝守·五十年不變·相愛相惜
正濃情意·半世紀熱戀·化雪溶冰

在2000年時，張大姊已逾70高齡，對費神的校對工作，已有些體力不支了。以前她曾多次請辭，都因我們極力挽留，她又不忍在《號角》人手短缺時棄之不顧，因此仍然留任下來。到此時此刻，身體健康已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我們心中雖然不捨，也惟有接受她退休的要求。

如今與張大姊相隔幾百哩，真令人惦念！今年年底我們去加拿大時，一定再去看望她！



張大姊為角聲盡獻所能，由上街為坊眾量血壓，到為號角編輯、校對，事事投入，原實她曾任醫院的護士長。



張邱惜冰(前左五)與角聲淵源深厚，這張與角聲同人的合照，只是她參與的眾多角聲活動的合照之一。



也許·小·龜

攝影: 李雷路得

也許，不過是只小龜，
也許，我們走得很慢…

美國角聲同工李雷路得：感謝主，讓我們眾同工能在九月中的一個星期六，放下一切工作，到「角聲」營地參加「同工同樂日」。除了有豐富的晚餐及各種活動，我們還有機會在營地尋寶呢！當我和周簡艷珍划船到樹底下休息時，周太偶然發現了這只小寶貝。我一看到，就馬上拿起新買的照相機，把它拍下來。回到家在電腦看，才發現它的肚是又紅，又黑，有斑紋的，可愛極了！我就把它電郵給一些同工看，他們也說很可愛。

願我們從這小寶貝的身上，學習天天愛主，努力向前走，帶領更多人歸主。



美麗情畫

也許蝸牛

攝影: 江鳥

也許，不過是只蝸牛，
也許，我們微不足道…

加拿大角聲義工江鳥：一個夏天的黃昏，下班之後，在家裡後園發現了這只小蝸牛，牠的體積比一分錢硬幣還要小；不過，牠的殼，牠的觸角，看起來都很標緻。我往屋內拿出攝影機來，用微攝制式（macro mode）把牠拍了下來。小蝸牛緩慢地在石塊之間爬著，大概要找牠的隱密之所。天開始晚了，牠很努力地蠕動著，向著可棲息安身的地方進發…

願我們從這小寶貝的身上，學習來到主的隱密之處，讓祂隱藏我魂，在磐石的穴中；將我生命，藏祂愛的深處。

價值-- 孰輕？孰重？



葉啓明牧師

在事奉中，有一段很長的日子，我一直認為：神創造人，所以，人有內在的價值。我是這樣地認為，也是這樣地教導。直至到…

我第三次到印度，行程裡有一個大發現。



一個漢堡的價值

原來美金在印度的價值是那麼的高，一元美金就可以換得44-47個勞比。但美金的價值之高，並不在於這一個兌換率，而是在於一元美金可以買到的東西。我到的地方屬於北印度。那省的版圖和人口比起一些小國家還要大，但卻是屬於印度中窮困的城市，因此生活指數也是很低。

在這個城市裡有一所麥當勞。巨無霸在那裡的價格大概是一美元多。（印度教人因為不吃牛肉，所以，那裡是沒有牛肉漢堡飽的。至於印度的巨無霸是怎樣的樣子，就要靠你豐富的幻想力了。）對於我們來說，那真是相當便宜，

是嗎？但便宜的地方還不只在此。麥當勞對我們來說，只是一所普通人進入的食店。但在那個城市裡，到麥當勞吃漢堡飽，就等於我在紐約到小意大利區一間高尚的意大利餐館還要高級。麥當勞在那裡是有錢人的身份象徵。到了印度，我只需要兩元美金，就可以以「有錢人」的身份，得到「有錢人」的享受。坐在麥當勞，吃著Chicken Wrap，（這是印度麥當勞的特產，在美國吃不到，很好吃。我每次到麥當勞都是吃這Wrap。）我突然意識到，原來美金在印度的價值是那麼的高。



一條橡筋的價值

在印度，我曾到過兩個貧民窟。到貧民窟有四個幫助兒童的選擇：剪頭髮、清理指甲、洗傷口和摺紙。我是負責作摺紙的其中一個。拿著彩色的紙在摺飛機，一大班小朋友圍著我，等待我把飛機送給他。我突然在心裡對自己說，我們老遠坐飛機來到這裡，帶給他們的就只是一隻價值那麼低的紙飛機。再想想，在這隻紙飛機的背後卻是有一樣無價寶——愛。想到這點，心裡才覺得好一點。

我們當中有一個組員是負責派發女孩子束起頭髮的小橡筋的。忽然看見一群印度女孩子追著他。半分鐘後，他氣急急的走回來，說：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不可以再派了，要暴動呀！」他太太接著說：「因為他們甚麼都無，這小橡筋對她們來講就很寶貴。」

被人看為寶貴的東西，就是有價值的東西，相反，不被珍惜的東西，也就失去價值。這樣的一條小橡筋，對紐約人來說，價值可說是近乎零，他們在地上就是見到，也不會拾起來。當然，在印度那麼炎熱的天氣裡，孩子熱到滿頭汗水，那時，這小橡筋又可以升值了。



一點肯定的價值

聽見組員的說話，突然領悟到：原來人的價值並不在乎自己，乃在乎：我在誰的眼裡？我是置身何方？我在為甚麼人作甚麼事？有了這方面的了解，使我對過去那麼多年的服事多了一點肯定，也更加堅定前面事奉的方向。

多年前，那時我還是負責青少年工作。一次，一位牧師當正我是青年事工專家，邀請我跟他教會的領袖，分享有關如何開展青少年工作的策略。我分享了一點經驗，再聽那些教會的領袖分享。我告訴他們：「其實你們已經有了很好策略。」

一年後，一次有機會跟他們的年青在一起，我忽然覺得很「自卑」。之前，他們當我是專家。一年之後，他們的青年工作，無論在數目和質量上，都已經比我做得好了。我反省和分析，得出一個結論：就是，他們接觸的本來就是一班好學生，而我服事的卻是一班邊沿青少年，（當然，我並不知道那是否只是一個安慰自己的想法rationalization。）是特別難做的一群。想起來，真是有很大的挫敗感。



一個青年的價值

最近，我的女兒帶了一位黑人青少年回家，住了一個星期。這位年青人已經涉及黨派，家庭背景相當複雜。在那一星期裡，我聽到女兒用心的誘導他。一天，她送給我一件運動外衣，說那原本是買給年青人的，但他不喜歡，所以，就把運動衣送了給我。可見女兒對這位年青人都是非常之關心。過了三星期了，再跟女兒談起這年青人。她很洩氣地說：「他激死Jasmine。」Jasmine是青少年部的一位同工，現在收留那位年青人在自己的家中。想起像這樣的年青人，很自然就會問自己：「像這樣的年青人，連幫自己都不願意，還值得花時間在他們身上嗎？」

這問題真不容易回答。不過，有了以上在印度得到的體會，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回答這問題，就是：究竟我對他們有多少價值？而不是他們值不值得我繼續？只要他們看我是有價值的話，那我就可以肯定自己的價值了。

無疑，他們確實是難搞的一群。做他們的工作，有時根本就不會有甚麼結果。但他們卻比任何人都需要我們的幫助。有些年青人，就算我們不幫助他們，他們也會自己成熟起來。但這一班年青人，若果沒有人幫助他們的話，他們就很難翻身過來。所以，這兩者的服事，前者是錦上添花，後者是雪中送炭。從這角度來看，我添在錦上的花的價值，應該是不及送到雪上去的炭那麼有價值罷？



教我如何幫助他

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

黃長華(小長)來到兒童村時，是一個不快樂的孩子。他很孤僻，不喜歡跟別的孩子玩；對任何人都好像面對仇敵一樣的憤恨。他說話時，咬牙切齒，眼尾斜看，滿臉殺氣。有一次，他告訴小朋友，打架很開心；打了架他很快樂。可想而知他帶來給院方與愛心姐姐多少的煩惱。

他說：打架很開心！

打架、罵粗口、詛咒、捉弄人、不合作…是每天會發生的事。暑假時，中午都有午睡的時間，他不但自己不睡，還要去捉弄別的孩子，讓他們也不可以睡覺。他不斷進出廁所十多次，做出很多聲音，要告訴愛心姐姐他是醒著的。你罰他呢，怕了一會兒，又再來犯錯。他那種軟皮蛇的樣子，真叫人無可奈何。院長曾經罰他坐在廁所裏面，他還是不停發出聲音來擾亂秩序。

我經過禱告，有一天，請他到我的房間來談話。我發現每次我問到他的媽媽時，他的眼睛通紅，都想哭。有一次更真的哭了。原來，他父親死了以後，媽媽改嫁了。他跟爺爺住，可是媽媽還是常常跟他有聯絡。他在兒童村，媽媽打了兩次電話來問他好不好。他跟媽媽講電話都哭得很傷心。我想，他非常想念媽媽，可是又不知道怎樣可以舒展他的心事。

我讓他到我房間讀故事給我聽，然後要求他回去把故事寫出來，再講給我聽。他每個晚上來我的房間，讀故事、講故事，很開心。每次和他協談後，我都跪在床上為他禱告。有些別的孩子還妒忌他呢！這樣經過了一個禮拜，我跟他談了很多，包括他的家庭、他的將來、他的行為等等。後來，我停止了這個活動。因為總不可以永遠來我房間吧！他維持好行為大概一週，就故態復現。我想是不是他故意這樣做要吸引我的注意呢？聽別的孩子告訴我說，他很想打；因為很久沒打架。我心理很難過，可是不知道怎樣去幫助他。

我說： 你愛媽媽麼？

一天下午，是午睡的時間，我在辦公室做事，突然間看到愛心姐姐怒氣沖沖的下來，拉著他的衣袖，把他推到我的辦公室裏，對我說：「許阿姨，我沒辦法了！他不睡覺，到處走！我追他從一樓到二樓，到禮堂才捉到他。我交給你！」我說：「好的，你回去休息吧！」

我看著他低著頭，看來好像知道自己做了甚麼事，等著受懲罰的樣子。我嘆了一口氣，也不知道要怎樣處理他。我心中默禱：「主啊，我知道你愛這個孩子，你一定很愛他才把他帶到兒童村來；可是，我要怎樣幫助這個孩子呢？我用不同的方法也沒見效果，我要怎辦呢？」我自己也想哭了。

感謝神，就在我束手無策時，神把屬天的智慧給了我。我忽然想到他不是很愛媽媽嗎？他就是不知道怎樣把他愛媽媽的情緒抒洩而已！我溫柔的對他說：「我知道你很愛媽媽，是

嗎？」他點點頭，眼睛開始紅潤。我繼續說：「你很想媽媽快樂，是嗎？」他又點點頭。我說：「那，你要怎樣做，媽媽才快樂呢？」他說：「要聽話。」我繼續說：「你知道嗎？現在，你不跟媽媽一起生活，媽媽沒有照顧你。現在是愛心姐姐照顧你，姐姐就好像是你的媽媽一樣。姐姐快樂，就是媽媽快樂。如果你要媽媽快樂，你就要姐姐快樂，是嗎？」他點點頭。我對他說：「這樣吧，媽媽一定很想知道你在這裏的生活。我提議你每天寫一封信給媽媽，告訴他你在兒童村的生活。要誠實的寫，假如你告訴媽媽你很聽話，媽媽就一定很開心。假如你告訴他你不聽話，那媽媽一定很傷心。那你要怎樣生活才叫媽媽開心呢？」他說：「要聽話！」我說：「對了！」

我送給他一本新的日記本子，請他立刻在我的辦公室寫第一封信給媽媽，把今天的事情告訴媽媽，但他可以向媽媽保證以後會學好，會改過。他很開心的寫了。你想到嗎？自從那天到現在，黃長華（小長）已經改變了。我中午巡查宿舍的時候，他睡的很熟。姐姐再沒有抱怨他的吵鬧，也很少打架了。我想他在努力做個乖孩子叫媽媽快樂、開心。我多次在孩子們的面前表揚他，還在一個惜別會上讓他代表孩子們送禮物給來賓，他很開心。

這兩天，我見到他時，我抱著他的肩膀問他：「做乖孩子開不開心？」他點點頭，張大口說：「很開心！」我對他說：「媽媽更開心。」我有幸，第二次見到一個孩子的生命開始改變了軌跡。

孩子們說：是我們的神！

最近，每個姐姐都看到黃長華的改變。和平家(他的家)最近全家得到獎，因為午睡最安靜。他們還誇口說：「和平家要保持最優秀的一家！」一個姐姐問我：「許阿姨，你還沒有告訴我們，黃長華是怎樣會改變的！」我說：「以後會告訴你！」

今天是禮拜天，我從外面回來，和平家的姐姐告訴我：「今天和平家在溫習室做功課非常安靜，非常乖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樣乖。」我對姐姐比一比手，指向上面，輕輕的對他說：「是我的神的工作！」想不到，讓孩子們聽到了，他們同聲大叫：「是我們的神！」我的天啊！我希望不被趕回美國！



許佩文求神給她智慧，讓她可以幫助身旁的孩子黃長華。結果，他開始改變了。